

# 新参者

东野圭吾

岳远坤 译



南海出版公司

# 新参者

〔日〕东野圭吾 著 岳远坤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参者/(日)东野圭吾著;岳远坤译.-2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6.2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8110-2

I.①新… II.①东… ②岳…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005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24

SHINZANMONO

© Keigo HIGASHINO 2009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 新参者

〔日〕东野圭吾 著  
岳远坤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连子心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7千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2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7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8110-2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     |           |
|-----|-----|-----------|
| 1   | 第一章 | 仙贝店的女孩    |
| 29  | 第二章 | 料亭的小伙计    |
| 57  | 第三章 | 陶瓷器店的媳妇   |
| 81  | 第四章 | 钟表店的狗     |
| 107 | 第五章 | 西饼店的店员    |
| 135 | 第六章 | 翻译家朋友     |
| 161 | 第七章 | 保洁公司的社长   |
| 189 | 第八章 | 民间艺术品店的顾客 |
| 215 | 第九章 | 日本桥的刑警    |

## 第一章 仙贝店的女孩

“仙贝店的女孩”是《樱桃小丸子》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

“仙贝店的女孩”是《樱桃小丸子》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

“仙贝店的女孩”是《樱桃小丸子》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

“仙贝店的女孩”是《樱桃小丸子》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她是一个活泼开朗、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她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爱开玩笑的女孩，经常和小丸子一起玩耍。她的名字是“小丸子”，但她的本名是“小丸子”。

第一章 煎餅屋の娘

# 1

“总算凉快些了。真是的，这才六月啊。”

聪子摆好门前的仙贝袋，走进店中。

“奶奶，您刚出院，不能那么忙里忙外的。要是爸爸看到，我会挨骂的。”

“没事，没事。我既然出院了，就不是病人了，不像平常一样干活哪行啊。俗话说，不劳者不得食。菜穗，你也得早点自食其力啊。”

“哎呀，又来了！”菜穗拿起一片蛋黄酱仙贝放进嘴里。

聪子一边捶腰，一边盯着孙女。“你还是这么喜欢仙贝。就算是仙贝店长大的女孩，也没有你这样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吃腻的。”

“可这是新品啊。”

“就算是新品，仙贝还是仙贝啊。我看都看腻了，而且关键是我的牙不行了。”

“这样都还做了五十年仙贝呢。”

“我都说多少次了。我是从三十年前开始做仙贝的，之前一直在做日式点心。都是你爸爸自作主张，改成仙贝店。啊，真怀念那时的羊羹。”

“您不是经常吃羊羹嘛。”

就在菜穗抬高了嗓门时，一个穿灰色西装的微胖男子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您好。”他精神饱满地打了声招呼，点头致意。

“田仓先生，真不好意思，这么热，还让您特意跑一趟。”聪子高声说道。

“哪里的话，这是我的工作，而且傍晚也凉快多了。我白天来过一趟，但您不在。”

“那可真是辛苦您了。我给您倒点冷饮，请进来坐。”聪子招手让他来里面的起居室。

“不，在这里就行了。今天只要给我那个就好。”田仓在空中比画了一个四边形。

“诊断证明吧？今天我和这孩子一起去拿了。我说我一个人也没事，可她不听话，偏要跟我去。”聪子脱下拖鞋。

“好了，奶奶，我去拿。”菜穗阻止了聪子，自己走到里面。

“你知道放在哪里吗？”聪子问道。

“知道，是我放的嘛。明明是您不知道放在哪里。”

菜穗说完，聪子好像说了什么。菜穗听到了田仓的笑声。

“菜穗，茶也准备一下。”又响起了聪子的声音。

“我知道。”真烦——菜穗有点生气，小声说道。

当她用餐盘端着一杯冰镇乌龙茶回到店中时，那两人正高兴地聊天。

“您的气色好多了。上次来找您是四天前吧。仅仅过了这么几天，脸色就完全不一样了。”田仓感叹着摇摇头。

“回到家里心情就不一样。反正我就是待不住，但这孩子总不让我乱动。”

“哎呀，您孙女担心您嘛。啊，谢谢。”田仓伸手拿过盛着乌龙茶的玻璃杯。

“奶奶，给。”菜穗把信封交给聪子。

“哦，谢谢。”聪子从信封中取出一份文件，迅速看了一眼，递给田仓，“田仓先生，这就行了吗？”

田仓说了句“我看一下”，接了过去。“您住了两个月院啊，真是够受罪的。”

“要是能把关键的病治好也就罢了，可是完全没好，真糟糕。而且又发现了别的病，为了治那个病住院两个月，真是窝心。”

“这里写着胆管炎。啊，还写着动脉瘤检查呢。”

“动脉瘤是最关键的。本来打算动手术，结果往后拖了。”

“动脉瘤的手术以后还要做？”

“嗯。但我都这把年纪了，与其冒着风险做手术，不如就这样撑着。”

“是啊，这很难啊。”田仓似乎有些为难，因为他说话不能不负责任。

“文件这样就可以吗？”聪子问道。

“对，和前几天我拿到的那份加起来就齐了。我马上去公司办手续，最迟下个月便可以支付住院补贴。”

“还要去公司？真辛苦啊。”

“哪里哪里。那我告辞了。”田仓将文件塞进公文包，又对菜穗笑了笑。“多谢款待。”

“多谢。”菜穗表示感谢。

聪子跟着田仓走了出去，站在店前目送他远去。

两小时后，菜穗的父亲文孝回到家。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领口脏兮兮的，肯定是去找批发商了。

“小传马町好像出事了。”他边脱鞋边说，“那里停着很多警车，不像是交通事故。”

“有案子？”

“应该是，警察都来了。”

“这一带也不安宁了。”在厨房尝着酱汤的聪子说道，“人增加得太快，都是因为公寓建得太多了。”

文孝什么也没说，打开电视，调到转播夜场棒球赛的频道。菜穗专心摆着餐具。公寓增加，新居民增加，坏人也就增加了——这几乎成了聪子的口头禅。

在上川家，只有三个人到齐才能开饭，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文孝外出，今天的晚饭比平常晚。

直到不久前还是菜穗准备晚饭，但从一周前开始便换成聪子了，一切又回到了她住院前的样子。

菜穗的母亲在她上小学之前便因交通事故去世了。菜穗当时还小，但打击和悲痛至今还在她心中挥之不去。幸亏家里开店，白天父亲总能待在身边，祖母也在一起，菜穗才得以摆脱单亲家庭的孩子固有的孤独感。她渴望母爱，但祖母精心准备的饭菜总能温暖她的内心。郊游的时候，别的孩子看到菜穗的便当，都羡慕不已。

正因如此，今年四月得知祖母差点病危时，菜穗刹那间脸色煞白。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赶到医院时，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淌。

正如聪子对保险推销员田仓所言，聪子原本是为动脉瘤手术而住院的。然而，就在手术前几天，她忽然开始不明原因地发高烧，有时

甚至陷入昏迷。

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第四天才清醒过来，菜穗见状又哭了起来。

后来医生告诉她，发烧是由胆管炎引起的。菜穗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撒娇的对象已是一个有病在身的老人。

聪子出院时，菜穗握住祖母的手说道：“以后我来照顾奶奶。您之前对我的好，我都要回报给您。”

聪子闻言感动得大哭起来。

但遗憾的是，这种感人的场面并没持续太久。聪子原本就感动得快，冷静得也快。一开始她还有心情看着笨手笨脚的孙女做家务，但渐渐就变得急躁，开始插手。她要强好胜又性急，不会考虑照顾别人颜面，说话时也不会考虑如何不伤害对方。更糟的是，菜穗在这一点上像极了聪子。她对聪子说：“既然您那么多牢骚，干脆自己干好了。”于是没过多久，家里的情形便恢复到聪子住院前的样子。

只有文孝比较高兴。在菜穗负责伙食期间，他瘦了五公斤。自从聪子重新掌勺，他眼看着又恢复了体形。

“对了，闺女，你在美容学校里好好学习了吗？”

“当然啦。今天不是休息嘛，所以我才在家里。”

“那就好。”

“菜穗啊，能当上美容师吗？”

“当然能。”菜穗瞪了奶奶一眼。但她实在不能说自己因为奶奶旷了好几次课。

“既然要干就好好干，早点自力更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文孝说道，“俗话说得好……”

“不劳者不得食，对吧？我知道。”菜穗一副气鼓鼓的样子。

菜穗从今年四月开始到美容学校学习。入学后，当她正准备努力学习时，聪子得病了。她因此落下了很多课程，最近才终于赶上。当美容师是她从小梦想，上高中时也从未想过考大学。

她也知道家里的经营状况不太好，现在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但聪子会愈加衰老，文孝的身体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好。她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一旦形势转坏，只有靠自己努力赚钱养家。她想早点长大成人，自力更生。

美容学校的课上到四点。菜穗四点二十分坐上地铁，在都营新宿线的滨町站下车，走过明治座和清洲桥大道，朝人形町走去。对面走过几个穿着衬衫的男人，脱下来的西装上衣搭在肩上。今天的确很热。

从这里到都营浅草线人形町站之间有一条叫甘酒横丁的商业街，仙贝店“咸甜味”——菜穗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就算恭维，这条街也算不上最前沿的商业街。服装店里挂的都是中老年女装，中午时分路上都是用牙签剔牙的上班族。这条街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保存着传统的江户风情。在发现这一点之前，菜穗一直认为任何地方都有卖三味线和箱笼的。<sup>①</sup>

有家商店门口摆着木质陀螺和拨浪鼓，那是手工艺品店“童梦屋”。菜穗从门前走过时，店里有人招呼道：“回来啦？”是系着围裙的菅原

---

①三味线，日本的一种弦乐器；箱笼，用竹、柳、藤等材料制成的有盖箱子，用于旅行或收纳衣物。

美咲。美咲在这家店打工，比菜穗大一岁。两人最近成了朋友。

“美容学校怎么样？”

“马马虎虎吧。”

“是吗，加油哦。”

“谢谢。”菜穗微一抬手。

过了童梦屋，第三家就是咸甜味。店门口站着三个男人，其中两人西装革履，另一人则便装打扮，穿着T恤和花格短袖衬衫。

很少有男人在咸甜味门口驻足。菜穗心想反正不会是顾客，便走了过去。但当她去开玻璃门时，穿短袖衬衫的男人也往店里走去，两人差点撞上。男人马上后退一步。

“对不起，请。”男人伸出手，做了一个礼让的动作。他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不，您先请。这里是我家。”

男子闻言点了点头。“哦，那正好。”他说着走了进去。

店里的文孝看了看菜穗和那个男人，脸上掠过一丝惊慌。

他说了一声“欢迎光临”，但男人歉然一笑，摆摆手。

“对不起，我不是来买仙贝的，我是日本桥警察局的警察。”男人从裤子口袋里拿出警察手册，打开出示身份证明栏。

据菜穗所知，家里从未来过警察。她看了一眼警察手册，上面写着“加贺恭一郎”。

菜穗又推测了一下他的年龄。他应该年过三十，但难以准确判断。

“昨天有一个姓田仓的人来过吗？新都生命的田仓慎一。”加贺说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名字。

“啊，来过……不，光临过敝店。”菜穗答道。

“当时你在店里？”

“是。我和奶……祖母在。”

加贺点点头。“关于这件事，警视厅的人想问问你们。我可以把他们叫进来吗？”

警视厅！菜穗心下一惊。“这……”她看了一眼父亲。

“那倒是没关系，只是，出什么事了吗？”文孝问道。

“只是有件事需要确认，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

“哦……那请吧。对了，是不是应该把我妈也叫来？”

“就是这位小姐的奶奶吧？”加贺看了看菜穗，“如果可以，就太感谢了。”

文孝说了一声“明白”，往里面走去。

加贺把等在外面的两个男人叫了进来。他们表情严肃。菜穗完全猜不出他们的年龄，总之是中年大叔：中年大叔的发型，中年大叔的打扮，脸庞很大，小腹凸出。二人分别做了自我介绍，但菜穗并未记住。

聪子跟着文孝走了出来。年长的刑警开始提问。

“听说这个人昨天来过，没错吧？”他边拿出照片边问。照片上的田仓显得老实本分。

“没错。”菜穗和聪子异口同声地回答。

“是几点来的？”刑警继续询问。

“几点？”聪子看看菜穗，“我记得是六点或六点半左右。”

“有可能是在六点半之前吗？”刑警问道。

“啊，有可能。”菜穗把手举到嘴边，“反正那时天还没黑。”

“现在这个季节，到七点天都不会黑。”刑警说道，“总之无法确定时间，是吧？”

“这几点几分实在没办法……”聪子有些缺乏自信。

“田仓先生来这里有什么事？”

“他为了给我办住院补贴的手续，需要诊断证明，我在那时交给了他。”

“他在这里待了几分钟？”

“这个嘛……”聪子略加思索，“大概十分钟吧。”

菜穗也有同感，所以没说话。她边点头边观察加贺，他正在看陈列柜中的仙贝，似乎对这番对话不感兴趣。

“那他说没说从这里离开后要去哪里？”刑警继续问道。

“他说要去公司给我办手续。”

“哦。”刑警点点头，“当时田仓先生是什么样子？”

“您指什么？”

“有没有什么地方和平常不一样？”

“好像没有。”

聪子看着菜穗，征求她的意见。

“西装的颜色不一样。”菜穗对刑警说，“以前是褐色，昨天是灰色。因为昨天的那身西装比较适合他，我记得很清楚。”

“我不是说服装，我是说有没有显得慌张或很着急之类的。”

“那倒没有。”

对于菜穗的回答，刑警好像有点不满，但随即又打起精神，露出笑脸。

“总之，你不记得他来这里的准确时间，有可能是六点前，也可能是六点后，应该是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这么说没错吧？”

“嗯，或许。”菜穗和聪子对视一眼，说道。

“明白了。百忙之中多有打扰。”

“那个，田仓先生怎么了？”

“没什么，现在还在调查。”刑警向加贺递个眼色，加贺也向菜穗他们点头致谢。

三个男人走出去后，文孝忽然说了一句：“该不会是和发生在小传马町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吧？”

“什么？”菜穗问道。

“你不读报吗？”文孝皱起眉头，“剃头师傅也要读报，读报很重要。”

“我不是剃头师傅。”菜穗边喊边把鞋脱掉。见矮桌上放着一张报纸，她迅速打开看了起来。

文孝说的那起案件的报道登在社会版上。一个独居的四十五岁女人在家中被人勒死，房间里没有搏斗的痕迹，因此凶手很可能是被害人的熟人。日本桥警察局和警视厅将案件定性为他杀，正在调查。

“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凶杀案。”

“田仓先生不可能和案子有什么牵连。那人怎么看都是个正直的江户人，最不喜欢歪门邪道。”聪子走到旁边，瞅了一眼报纸。

“可听刚才那几个警察的问话方式，好像是在调查田仓先生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该不是在怀疑他吧？”

“怎么会呢。要真是那样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能证明他昨天来过，会还他清白的。”

“但他们一个劲问他来这里的时间，应该很重要。”

“你们不记得准确时间了？”文孝从店里探出头来。

“我只记得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具体时间就记不得了。”

“真拿你们没办法。”

“可您也不是整天看着表吧。”

见菜穗气鼓鼓的，文孝缩回脑袋。

“真让人担心。希望警察能早点消除对田仓先生的怀疑。”聪子皱起了眉头。

晚饭后，菜穗去关店里的自动门。当门关到一半时，她发现一个男人站在门前，立刻条件反射地按下停止按钮。

男人弯下腰，探过头来。是加贺。看到菜穗，他微微一笑，说道：“对不起，耽误你一点时间可以吗？”

“啊，可以。需要叫我爸他们吗？”

“不，你一个人就行了。我只想确认一下。”

“什么事？”

“关于田仓先生的着装，你说他是穿正装来的？”

“对，他穿的是灰色正装，上次来的时候是褐色的。”

加贺咧着嘴摆摆手，说道：“什么颜色没有关系。当时他穿没穿西装上衣？”

“穿了。”

“果然是这样。你说他的正装很合身，我就觉得可能如此。”

“这有什么关系吗？”

“啊，现在还不清楚。总之多谢了。”加贺说完，在柜台上拿了一份仙贝，将六百三十元递给菜穗，“我要这个。”

“谢谢。”

“那么，晚安。”加贺和进来时一样弯腰从自动门下钻了出去。

菜穗愣了一会儿，走近自动门。在按下关门按钮前，她弓身往外看了看。